

小情敌

爱情以后，幸福之前，
你还需要一个小情敌。

艾米 著

小情敌

艾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情敌 / 艾米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99-4647-4

I. ①小… II. ①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1012号

书 名 小情敌
作 者 艾 米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647-4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小情敌	001
暗语	009
家有良医	017
环保代言人	023
天上掉下个颜妹妹	031
甜蜜的负担	039
捡旧	047
肥妹	055
太奶奶卯活	065
超人归来	073
万圣节	081
爷爷赢鸟	089
减肥记	097
感冒	107
猜谜	115

骑马拉鸭	125
老鼠 Steven	135
情人来的信	145
背诗	153
顽童三岁	163
香美，臭美	171
神秘日记	181
长大	191
买房风波	201
打屁	211
生日聚会	221
二狼	231
艾颜妈妈	241
印钱	251
情人节	259
舞林高手	275

小情敌

想起若干年前，听说我怀孕的消息，老黄曾经很得意地认为自己的地位要成倍翻高了：哇，两个宝贝，老黄抱这个，那个吃醋；老黄抱那个，这个吃醋，两个都争着抢着要老黄抱，那老黄还不“俏巴巴”的？

有了孩子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老爸的地位不是成倍翻高，而是每况愈下。不是两个宝贝争老黄的宠，而是老黄跟两个宝贝争宠，跟妈妈争孩子的宠，跟孩子争妈妈的宠，争来争去，一样都没争赢。

儿子还在老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抢走了曾被老爸独家拥有的大片河山——妈妈的脖子碰不得，一碰就吐；妈妈的肚子碰不得，那是傻瓜都知道的事；还有妈妈的这里那里都碰不得，碰了会影响儿子的健康。

那时老黄期盼着儿子快出生，以为儿子生出来，就会把他这个老爸的大好河山交还给他了。

想得美！

儿子出生之后，老爸失去的江山就更多了。从前老爸敬若神明的“生命之泉”，现在变成了儿子的“喇叭”和“牛肉干”——有段时间，儿子吃奶总爱双手抱着，活像在吹喇叭；吃的时候左嚼右嚼的，只嚼不吞，活像在嚼牛肉干。

有时儿子吃着奶，听见旁边有人说话，他会叼着奶头转过头去望人，直把老妈的奶头扯得老长，吓得老爸大叫：“喂，当心哪，别扯掉了……”

老妈呵斥老爸：“大惊小怪干什么？难道我儿子心里没数的吗？你这么大声，把儿子吓着怎么办？”

儿子才没这么容易被吓着呢，你别看他小小人儿，他精得很，你越担心着急，他越开心，他转过眼珠斜望着你，用上牙和舌头叼着奶头，空出双唇咧开了笑，仿佛嘴里叼着个烟斗一般，那得意的神情仿佛在说：“老爸，嫉妒了吧？我怎么扯，我妈都不会怪我，你这样扯扯试试，看我妈不敲你几个栗子包！”

老妈卫护儿子：“奶头哪里会扯掉？伸缩性大得很，你没听人讲过？有的女人的奶头可以拉到裤腰那里去，一不小心就把奶头拴裤腰带里了；还有的可以把孩子背在背上，把奶头甩到背后给孩子吃……”

老爸刚做了个“不可思议”的表情，老妈就开始追问他：“如果我的扯那么长了，你是不是就不爱我？”

“我哪里有说不爱你？”

“你看你刚才那个表情，分明就是很瞧不起那些奶头被扯长了的女人，但人家不是为了孩子才……”

这时老黄就会说，看看，在我们艾米眼里，小情人干什么都是对的，老情人说什么都是错的。

后来儿子还学会了一个新招数，嘴里吃着一个奶，手里抓着另一个，慢慢地捻着玩。

老黄说看这小子也太惬意了，忍不住伸出手去，放在儿子并没吃着的那个奶上。儿子一下就觉察到了，仿佛祖国神圣领土受到侵犯一样，抓住老爸一个手指，使劲往一边拉，劲头还不小呢，不是老爸坚持着，就被他拉出局了。

拉两下拉不动，儿子会发起脾气来，从喉咙里发出一种低沉的“Errrrrr”声。老黄说听上去像他小时候养过的一只老猫一样。听太奶奶说，那只猫因为太老，不“逼鼠”了（老鼠不怕了，抓不住老鼠了），看见了老鼠莫可奈何，只好发出这种低沉的声音来吓唬老鼠。

用声音或言语来吓唬人，K市话就叫“恶人”。老妈是生怕人家不为她打架，一看见老爸跟儿子争风吃醋，就怂恿儿子：“爸爸又来‘撩’（招惹）你了，恶他！恶他！”

儿子就“Errrrrr”一通，如果老爸不知趣，还要把手放在那里，儿

子就拿出最后一招，放声大哭，把太奶奶或者奶奶惊动了，会走过来大声批评老黄：“怎么搞的？大人大事的了，连个孩子都不会逗，一定要把人家逗哭才‘放过手’（作罢）？难道不知道小孩子吃了‘气食子’（生气时吃下的食物）对胃不好？”

老黄挨了训，灰溜溜地让出地盘。

儿子在老前辈的支持下打了胜仗，也不哭了，吃奶吃得兴高采烈，小腿甩来甩去，十分自得。

于是老爸又盼着儿子断奶。

但儿子在断奶后的势力范围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自从有了儿子，老爸老妈就像关系不正当的男女，只能偷偷摸摸会面，搞得像做贼似的。儿子小的时候，不会翻身，只能仰躺在床上蹬脚蹬手，蹬得不耐烦了才会哭起来，那时老爸老妈“偷个情”还比较容易。但等他学会了翻身之后，麻烦就大了。

有一次，老爸老妈正切磋“武功”，儿子突然醒了。醒了不说，他还从仰卧翻成了俯卧，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完成整套翻身动作。老爸当时也俯卧着，所以没注意到儿子的姿势变化。但老妈一眼就看见了，惊喜地大叫一声：“我儿子会翻身了！”然后把老爸掀在一边，自己抓了件长袍睡衣穿上，兴冲冲地去叫奶奶她们来看“世界奇迹”，临走还交代老爸说：“憋包子，看着点，别让他翻过去，也别让他趴下去把嘴巴堵住了！”

老妈一溜烟地跑了，也不管老爸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要慌忙地穿戴整齐，又要防着儿子翻过去，也怕儿子的头垂下堵住了嘴，直把老爸搞得“借”手不及。

搬家之后，有了多余的房间，老爸就开始打如意小算盘，想让儿子单独睡。但老妈坚决不肯：“他半夜掉下床怎么办？他怕黑怎么办？他

哭起来怎么办？他要尿尿怎么办？”

一连串的“怎么办”，把老爸炸哑了。老爸于是退而求其次：不把儿子挪出去，咱们把自己挪出去行不行呢？比如半夜三更到儿童室去，讨论国际国内形势。

等到了儿童室，老妈总是不安心：“喂，憋包子，儿子不会从床上掉下来吧？”

“不会，我们不是用枕头和被子把四周都堵好了吗？”

“堵是堵了的，但他现在大了，难道不会翻墙？”

老爸再三保证儿子不会翻墙，但老妈还是不安心，正讨论得热烈，老妈突然压低嗓子喝道：“别动！听，是不是憋包子在哭？”

讨论不下去了，老爸老妈两个飞一般地跑回卧室，结果发现儿子睡得可香呢。

有好几次，奶奶和太奶奶都主动提出周末照顾黄米，让米爸米妈两个出去旅游，过过二人世界。毕竟米爸米妈也有点太可怜了，还没什么时间享受二人世界，就一下子掉进N人世界里去了。

米爸听了，跑去问米妈，说这个长周末，我们去某地玩好不好？

米妈很感兴趣：“某地啊？好啊！那里有没有海洋公园什么的？我们儿子最喜欢海洋公园了！”

“呃……这次不带儿子行不行？就我们俩……”

米妈眼睛一瞪：“就我们俩？就我们俩有什么好玩的？疯了？”

儿子越大，独霸老妈的野心也就越大，现在只要看到老爸抱一下老妈，或者跟老妈跳一下舞什么的，就要冲上来横刀夺爱，两只小手拼命扯老爸的裤腿，嘴里嚷嚷着：“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知道是你的妈妈，但也是我的老婆呀！”

儿子绝不能容忍老妈身兼二职，面红耳赤地跟老爸争辩：

“我的妈妈！”

“我的老婆！”

“我的妈妈！”

“My wife！”

“My mommy！”

“我的老婆！”

“我的妈妈！”

儿子这点很像他老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吵架都能跟着对方的语言走。

儿子眼看老爸脸皮太厚，吵也没用，“恶”也没用，就跑到奶奶太奶奶那里去告状：“太奶奶，你看爸爸哟！”

太奶奶有时嫌麻烦，懒得到现场来，就教黄米：“我儿不怕，去，跟你爸爸说，太奶奶说的，叫他别把我儿逗哭了，大人大事的！”

黄米便像得了上方宝剑一样，威威赫赫地回到老爸跟前，传达太皇太后圣旨：“大人事的！”

这时老妈也赶紧讨好儿子，把儿子抱起来，把老爸冷落在一边。儿子用两条小胳膊抱紧老妈的脖子，一锤定音：“我的妈妈！”

那段时间总在说补办举行婚礼的事，儿子比谁都积极：“妈妈跟我结婚！妈妈跟我结婚！”

老爸逗他：“你连西服都没有，你结什么婚？”

小情敌像受到人格侮辱一样，大声争辩：“我有西服！”

“你西服在哪里？我都没看见嘛，哪里有呢？”

“我有！”说着就跑去求爷爷告奶奶，把他的小西服拿出来帮他穿上，还打上他的小领带，穿上小皮鞋，太奶奶笑他搞得“二行二行”（时

髦正规到夸张的地步)的，还蛮像个“新郎官”呢。

“新娘”也得意非凡，抱着“二行二行”的小新郎，在老爸面前旋转着舞步，两人又是啃又是啵的，忙得不亦乐乎。

老爸哀叹一声：“只听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老妈安慰道：“旧人，人在福中要知福，新人至少没叫你搬到车库去住吧？”

暗语

八哥就是鹦鹉，在 K 市话里，说一个人“像只八哥”，就是说这人很爱说话，很会说话，尤其很会模仿别人说话，鹦鹉最会学舌嘛。

太奶奶称黄米“小八哥”，说他“一脑壳的话”。他从早上一起床，就开始问这问那的，一直要问到晚上睡觉才安静下来。太奶奶说幸好家里没砂锅，不然都被他打破了。

爷爷奶奶太奶奶都认为黄米很会说话，说他语言能力很强。他们的参照物大概就是“小八哥”他爸了。老爸小时候不太会说话，映衬得黄米语言能力很强。要是换个参照物，跟同龄的女孩子比比，黄米可能就相形见绌了。

黄米很爱模仿别人的说话方式，他有个很要好的小朋友叫杰克，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有时杰克的家长把杰克送到我们家来，有时奶奶陪黄米到杰克家去玩，太奶奶一般不去，说听不懂外语，待在那里像坐牢一样。

杰克的家教挺好，家里孩子说话特别有礼貌，跟大人对话，从来不说简单的“Yes”或者“No”，都是很礼貌的“Yes, sir.”“No, sir.”“Yes, madam.”“No, madam.”

黄米跟杰克在一起玩得久了，也学会了“Yes, sir.”“No, sir.”。每次到杰克家去玩，杰克的父母会出来欢迎，跟奶奶和黄米寒暄几句。他们送杰克过来玩，也会跟我们家的大人和黄米寒暄几句，那时就可以听到黄米有点拘谨地回答“Yes, sir.”“Yes, madam.”。

奶奶说看到这么一个小人儿，用他稚嫩的嗓音，说着这么规矩礼貌的英语，跟成人打交道，心里经常有种莫名的感动。

家里几个大人每天大多说 K 市话，黄米耳濡目染，学了一口大人腔，而且是 K 市的大人腔。他完全是不自觉地模仿，并没有搞笑的意思，但在几个大人听来，就十分搞笑了。

太奶奶有个习惯，在家里一般叫人的小名，但如果连叫几声没听见回答，太奶奶就会改叫这个人的大名，不知道是为了表示问题严重，还是表示生分。

太奶奶有时见黄米玩得专心，怕他有尿忘了叫，就来提醒他，先叫一声：“宝宝——”

黄米专心致志于自己手里的东西，头也不抬地回答：“嗯。”

太奶奶没听见，又叫：“宝宝——”

“嗯。”

太奶奶还是没听见。连叫几声没听到回答，太奶奶就佯装生气，提高了嗓门，严厉地叫起黄米的大名：“黄米！太奶奶在叫你！”然后略微缓和一点，半批评半请求：“你答应我一声撒——”

如果黄米答应过的，他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四（是）在答应撒。”

太奶奶听他一口的K市大人腔，乐了，逗他说：“你四在答应？还五在答应呢！你像只蚊子一样，光‘嗯嗯’的，我哪里听得见？答应一个‘有’！”

黄米便拖长了声音，大力回答：“有——”挣得小脸通红。

太奶奶知道黄米在“足”她（“足”在这里相当于“你说我声音小？那我就特大声回答你，把你耳朵震聋”），哈哈大笑：“好，好，这下太奶奶听见了。我是问你有没有尿尿。”

黄米往往会愣一下，然后站起来往洗手间跑。太奶奶跟过去帮忙，得意地说：“你看，你看，不是我提醒你，又拉裤子里了。一玩就玩忘了形。”

有次老爸下班回来，刚进门，儿子就飞过来了，大概是有什么重大新闻要报告。他边跑边叫：“爸爸。”

老爸低着头在脱鞋，“嗯”了一声表示回答。大概力度不够，儿子没听见，又叫：“爸爸。”

老爸提着大包小包往厨房走，边走边回答：“嗯。”父子俩离得远了一点，老爸又背着身子，儿子还是没听见。

于是儿子站在门厅那里严厉地喊一声：“黄颜！宝宝在叫你！”然后缓和一下语气：“你答应我一声撒。”

这么长一串话，亏得他一口气嚷了出来，还学得惟妙惟肖，可见人家早将此话烂熟于心了。

家里人听见小人儿这么大口大气的，完全是太奶奶的小翻版，都笑昏了，只有小人儿还站在那里生气。

老爸学他的样：“我四在答应你撒。”

“五答应。”

老爸笑得更厉害了，儿子不依不饶：“你说‘有’撒。”

老爸赶快提高嗓门，拖长了声音回答：“有——沙！”

儿子听得出老爸在“足”他，但也不计较，只把老爸拉到沙发跟前坐下，自己站在老爸两腿之间，开始当天的新闻报道：“爸爸，你听我说撒。”

这个开场白，不用说又是从太奶奶那里学来的。

老爸忍俊不禁，学着太奶奶打趣他：“你只说沙，不说泥巴？”

儿子知道老爸又在“足”他，不予理会，接着往下说。但似乎老爸的打岔打断了他刚才已经开了的头，于是他再次开场：“爸爸，你听我说撒。”

老爸知道不能老为这句话打趣他，不然他会像卡了壳的CD一样，老是重复这一句，再不能往下讲。老爸不笑了，一本正经地说：“好，你说，爸爸听着呢。”

“今天，笑死人的。”

这句开场白是从我这里学来的。不管多严肃的事，在我眼里都有好